

2025年对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开始打造我的天台。这件事起始于朋友卫年的馈赠,因为他喜欢种花。

但是他自己家并没有专用的花园,只有南北两个生活阳台。当这两个生活阳台都摆满花之后,只能延伸到公用的天台,在17楼。每年最冷的那几天,他便从17楼把几十盆花逐一搬到家里(在8楼),让它们在室内过冬。从17楼到16楼,还没电梯,要走楼梯。

我喜欢那些痴迷于某个领域的人。再小的领域,一旦痴迷其中,便富可敌国。我有一个朋友喜欢蚂蚁,每到生态环境好的地方,便蹲伏于地。大家一起郊游回来后,别的人说今天聊了什么,吃了什么,他则说,今天看到举腹蚁在追着一只尼科巴弓背蚁咬,黄蚂蚁正和基氏细颚猛蚁打架。

即便不能像他那样蹲伏在地,但也能通过他的背影获得各种启发。让我知道世界有无数折叠空间,也有数不清的种种惊喜。

卫年是我老年大学的

## 静悄悄地打过一些美好的仗

陈思呈

学员。到老年大学任教,则是我在2024年作的最正确的决定。这份工作很特别,所有的学员都比我年长,但他们叫我老师。这个称谓出自他们之口,微妙地改变了我无意识中的权力结构,消解我长期以来对长辈的畏惧。

时间久了后,我与一些学员从师生变成朋友。有个学员来我家做客,发现客厅烧茶煮水的地插设计不科学,其中电源插座板插头是弯形,与地面的金属板产生磨损。于是他帮我寻找一种直通型插头。谁知淘宝和京东甚至街上的五金配件店都找不到这种小众的插头,最后他竟然自己动手帮我做了一个。

我这才知道他是个资深的无线电爱好者,七八岁时就开始拼装收音机了。他父亲是物理老师,电阻电容线圈二极管三极管就是他童年的玩具,直到现在,他一言不合动手制作起这些东西来依然驾轻就熟。

现在又有卫年教我种花,还有其他学员教我种菜。我的天台因为我的工作而变得生机勃勃。

我在想,当学员从课堂上来到我的客厅里,相当于延伸出多元的关系,这种多元性是否会打破边界感?我的结论是不会。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,我的生活维度的扩展往往是



## 新绿点点

(油画) 李磊

自己给的。有时候我需要适度的“打破”,比如打破一些俗规。有一些打破能产生能量,是一种创造力。我也会帮助我的学员打破一些东西。有些学员的习惯和审美已经固化了,有个七十多岁的学员写的文章总有强烈的广播腔,他退休前的工作是在县委办公室,主要工作就是写县委书记的工作报告,必须写口号,不写口号怎么能让县委书记在台上振臂高呼呢?

我和他说,张爱玲写过“一个洋老师叫弗朗士,‘弗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,彻底地中国化,中国字写得不错,爱喝酒,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,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姑庵去看小尼姑。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。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,便显得非常滑稽。我们在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’”。这个弗朗士是我的榜

样,而其中最具体的一点是:“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,便显得非常滑稽。”这种“滑稽”其实就是弗朗士的解读,朗读就是解读。而这也是我想传达给学生的东西。

不过,老年大学的学员流动性是很大的。我固然不能高估我对他们的影响,他们在我生活中停留的时间也很短暂。每当在课堂上或者课堂外,有很好的交流和连接,那个时候我常想,也许我们的交集只有此时。

但只有此时也很珍贵,只有此时也是永恒。短暂的光也是光,它同样会把我照亮。世间各种关系来来去去,聚聚散散,但交集的瞬间,已经以微小的形态,改变了生活的气息,参与了我的生命。

我想起那些照耀过我的短暂的光。1998年静悄悄的宿舍楼,隔壁房间的女生经常放着古典音乐CD,邀我一起欣赏。1995年的暑假,留在学校打工的我遇到另一个女生,我们一起用热水水壶煮方便面。2021年秋我每周一起徒步的伙伴,我们一起看到真光中学的校园墙

一种“感觉”,所以宁愿它只出现在梦里。我会觉得哲学家爱吃青苹果。我在思考时总希望一些别的体验来刺激感官,比如酸。

若有人贸然咬下一口青苹果,最先触到的是果酸刺激味蕾的尖锐,那酸涩直抵舌根,让神经骤然清醒,而后,一丝微甜才从酸涩的缝隙里缓缓渗出,淡得几乎难以捕捉。

这种感觉把人从混沌的幻想中拉出来,把神经逐渐聚焦在一个点,这个点跟生命紧密相连。

其实我不知道哲学家是否爱吃青苹果,我只是觉得当我吃青苹果时,我以为自己很像哲学家。

我会觉得青苹果跟“爱”有关。

## 青苹果是一种感觉

刘雨嘉

这样一种物象。但我这样说时,并非是我想到了青苹果一般青涩的校园生活,而是想到了一种很原始的爱恋,一种由纯粹的感官刺激生发的爱恋。

我总觉得人的感官和情绪是相通的,所以小说里,我总写接吻前吃点酸水果调动感官,仿佛这能使人产生一种天然的爱意冲动。

《圣经》上并没有说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什么禁果,但我总感觉是青苹果——没有一种水果比青苹果更适合长在伊甸园。

看来,青苹果跟别的水果也没什么不同,我反复在描述的只是我的“感觉”。或许我喜欢的根本就不只是青苹果,只是一种永恒的新鲜,一种坚硬的对抗,一种未被实现的期许,一种未到达的彼岸,一种追问,一种悬而未决,一种原始的感觉体验,一颗跳动的、未被驯服的、心脏。

我只是喜欢一种感觉。

街上的理发店,我一个月去一次,剃个头1角钱。那老式的座椅可转动,也可放下让你躺着。那时嘴角和两鬓刚刚开始长了些胡须,师傅会问:“要不要修面?”我说:“要。”那真的是一回很舒坦的享受,先是热毛巾敷,耳边听得见剃刀在刮布上“嚓嚓”的摩擦声,再后面就是我闭着眼经历师傅那专注

嘉定南大街再向南延伸,过护城河南门吊桥,原先有一条南门外大街。

1965年,我到嘉定工厂做工,厂在南门外横沥河两岸。我住的宿舍墙外就是南门外大街。工余时间,我们经常三两结伴去街上转悠,弹各路铺设的石块由于年代久远,走的人多,在晨光或夕照下锃光发亮。路过轴承厂门口,街路两侧菜场、肉庄、米店、茶馆、邮政所、理发店、杂货店、铁匠铺、水果店、药店、点心店、饭店,生产资料门市部……鳞次栉比,白墙黛瓦的民居参差其间。

我们有时择河间小路横沥街去南门外大街。横沥街的民居面河,多户人家门外有水桥、码头。向北行走几十米可见护城河和旧额的南水关。南门外大街靠吊桥桥墩有一家饭店,下了班,我们在那里吃阳春面,2两面8分,3两面1角。每逢发工资的日子也会奢侈一下,叫上一盆爆炒猪肝,2角7分。

半个多世纪之后,当年街上的

如今广播电台的节目里,各类互动游戏层出不穷,殊不知,早在九十年前,就有一场别出心裁的“播音游戏”,开了无线电台与听众互动风气之先。而想出这个金点子的,正是当时上海文化圈以多才多艺著称的陆澹安。1933年经过他精心策划,当时小报四大金刚之一的《金钢钻》报与大中华无线电台联合,邀请十位知名的文化圈名人,于该年10月20日那天一同来到电台播音,同时邀请听众参与竞猜。就这样,一场兼具趣味性、宣传性、互动性,很快成为当年沪上街头巷尾的热门谈资。

当时《金钢钻》由陆澹安与施济群、陆士谔、郑逸梅等人共同经营,为了扩大报纸影响力,同时为大中华无线电台吸引听众,陆澹安脑洞大开,策划了这场有十位文化界人士参与的播音互动。最初敲定的参与者阵容十分亮眼,囊括了严独鹤、陆澹安、施济群、陆士谔、徐卓泉、戚佩生、冯叔鸾、冯梦云、胡梯维、张梦飞十位文化界当红人物,郑逸梅则因自认为“拙于口才”而拒绝出场。

不过,游戏开启前却出了个小插曲——原定参与者冯叔鸾因未能收到通知,无法按时参与。情急之下,郑逸梅被临时赶鸭子上架,这才总算凑齐了十位,确保了游戏的顺利推进。

游戏的玩法简单而有趣:十位参与者不按预定次序、不报姓名,自由轮流

上所写的“尔乃世之光”。

这些朋友都是生活中偶然的光,随后我们又各自继续向前,你有你的,我有我的方向。但分散也不会抵消曾经的相聚。

以后我想到2025年,我必然会想到这一年得到一些花,一个市场上所没有的电源插头,一个亲手建设的天台。这些都是生活中美好的际遇带来的。

这个天台给我的启示还有很多。我发现,我盼着春天,甚至有一次凌晨在睡梦中依稀听到喇叭声,我竟然爬起来看看窗外是不是下雨了,因为这个冬天干旱得太久了。后来证明那是我的幻听。

但春天并不是说来就来。于是我注意到自己的

在电台里讲故事,而听众的任务,就是猜准这十位参与者的播音顺序。为了让更多听众参与其中,《金钢钻》提前两天,也就是1933年10月18日,专门刊登了竞猜表,方便听众记录猜测结果。这个过程中,十位参与者也是各显神通,有的改变口音,有的故意在所讲内容中贬低自己,以混淆视听,为的就是让听众无所适从。

随着播音结束,这场全民竞猜的谜底也于10月24日在《金钢钻》揭晓。令人意外的是,尽管参与人数有一百八十二人,但最终只有两人完全猜

中了十位参与者的播音顺序。按照约定,《金钢钻》为这两位幸运听众送上了奖品——《金钢钻》全年或《金钢钻月刊》全年,为这场特别的播音游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三天后郑逸梅撰写了《播音游戏谈》一文发表在《金钢钻》,记录自己是如何被抓了“壮丁”,还原了整个事件的过程,以及主谋者陆澹安。陆澹安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是有名的“智多星”,而这一场有趣又双赢的“播音游戏”正可见其足智多谋的一面。

九十多年过去了,这场民国时期的“播音游戏”早已成为历史,但它不仅见证了新兴广播媒体在当时的影响力,更记录了沪上文人的风趣与灵动,是近代上海文化史上留存下来的一段鲜活又有趣的小插曲。

现在我常常待在天台,看着那些一动不动的植物。晚上在天台看到的月亮,每一天和每一个时间点位置都不同。傍晚的时候,天空总是有鸟。有时候弯腰劳作之后,直起身来会看到鸟飞过,朋友说,这是米沃什广州分什。

这些时间看起来是静态的,但事实上我内心有过各种不为人知的冲突和变化。所以我把这个过程称为:我曾打过一些“美好的仗”。我静悄悄地打过一些美好的仗,也静悄悄地收获过很多人间共鸣。

自我更近。有个朋友说,我的话让他听到了人们追求长寿的另一种解释。所以只要用好岁月,就能得到时间的胜利。



## 申城早春

庄木弟

玉兰初放一枝白,吐翠梧桐十里来。霞染早樱飞鸟去,风吹蚕豆正花开。

## 夜光杯·左联青年写作计划

我非常喜欢青苹果,这种感觉在我吃第一颗青苹果以前就已经有了,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

仅仅是看着它或者看看图片或电影里的青苹果元素,哪怕只是听听歌词,我都会心生愉悦。从来没有别的哪一种水果给我这样的感觉。

我会觉得它很清新,出现的时候,画面中最好有水。

青色应该是它最显著的特征,毕竟我一时间想不出第二个名字由颜色组成的水果。但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某种颜色,它是一种带着灰度的、朦胧的青,像老相机里失焦的画面,像梦中反复出现的模糊场景。

但这又或许不仅仅跟它的颜色有关,青色的水果太多太多。它有一种青硬的质地,好像什么时候用指尖轻轻划过表皮都会感觉到一丝凉意。不同于红苹果垂着沉甸甸的身子,散发着甜糯的香气,迎着伸手的采摘者,青苹果总显得不愿被采摘。

我会觉得它应该只在梦里出现。这确实是我有段时间的梦里反复出现的物象,梦里的青苹果总在枝头挂着,好像静止在一瞬,时间永不流动。我看着我不会像看着红苹果那样联想到腐烂的结局,而是沉浸在这种当下的状态,一种徘徊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朦胧。

我很喜欢这种感觉,仿佛过去的未来的自己在当下这个节点汇合,我与模糊的童年记忆、未竟的理想相遇,所以再也不用去想。

我希望青苹果在我心里永远是这

## 消失的南门外大街

楼耀福

许多场景还时时在我眼前浮现。茶余饭后,我常常沿环城河畔步道经南水关公园去那里散步。南水关修缮后已成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,南门吊桥仍在,只是南门外大街已荡然无存,街上原先的工厂、学校、商店、菜场、茶馆和民居都已拆迁,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绿地。

春天,沿途梅花、白玉兰、樱花、紫藤花相继盛开。大片草坪由黄转绿,有孩子在那里放飞风筝,河滩有人垂钓,享受悠闲。一次,我过南门吊桥,忽然听到有人在草坪上唱:“推呀拉呀转又转,磨儿转得圆又圆,一人推磨像牛车水,两人牵磨像扯蓬船。推呀拉呀转又转,磨儿转得圆又圆,上丹好像龙吞珠,下丹好像白浪卷……”那正是锡剧《双推磨》的唱词。草地上的一对六十岁左右的男女边唱边做动作,一台手机在播放伴奏音乐,另一台手机搁在支架上录像。唱完一曲,两人又唱沪剧《卖红菱》,通过视频号向朋友们实况转播。我在他们面前站立很久,为他们鼓掌的时候,我忽然想到,南门外大街虽已不在,但是世上有些东西是不会消失的。

我也经常光顾南门的邮政所,站在门口的报栏前读新闻,在那里寄存,买一些零星的文学期刊。

菜场是早市居民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之地。逢周末我们回市区那天,常为家里带些时蔬河鲜。蚕豆上市时,因为嘉定蚕豆特别嫩糯,一整袋一整袋地买,一下班,用绳扎在自行车后的书包架上,往市区骑行,两脚蹬得飞快。吃螃蟹的季节,附近乡里农民在河里捕捉后,也会拎到菜场附近兜售,花上三五角钱就能买上一串。

菜场对面的茶馆早晚很热闹。嘉定的茶馆规模大些的称“书场”,规模较小的称茶馆。“书场”有说书弹唱艺人专业演出,而茶馆唯有茶客们自娱自乐。厂里吕师傅年轻时在部队当过文艺宣传员,他上台唱沪剧《罗汉钱》《卖红菱》《陆雅臣卖娘子》很受欢迎,演锡剧《双推磨》尤为精彩,本应男女二人对唱的角色,老吕一人独当,时而在边唱男主角何宜度,时而又在那边唱女主角苏小娥,伴之以推磨的动作,绘声绘色。可惜茶馆的那种欢乐情景在1966年以后的几年已经不再。

半个多世纪之后,当年街上的

## 十日谈

选一条看得见过去与未来的路作为春日散步目的地,是胶州路。责编:殷健灵